# 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滕文公下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尋用孟子而以尋爲尋　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

按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

昔齊景公田節。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　集註考證曰守官即所以守道今日守道不如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

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韓詩外傳二卷巫馬期謂子路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則枉尋直尺而利。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節。文選東都賦游基發射范氏

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注引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掌汝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左傳哀公二年郵無卹御簡子注曰郵無卹王良也後文稱郵良　淮南子覽冥訓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王良星是也

彊而後可○宋石經彊字作強　舊趙注本音義本宋九經本注疏本亦俱作強

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　後漢書班固傳范氏施御注引孟子趙簡子

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世稱善御爲范氏之御由此也班賦既云范氏引證處當以後漢書注爲是文選注依經文範我與賦語不相應此必刻文選者傳寫差誤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意林錄孟子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

按趙氏章句云矯枉當以直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馬氏錄蓋兼章句文

安居而天下熄。○意林𨶹孟子熄作息　鹽鐵論褒賢章引亦作息

丈夫之冠也。○集註考證曰冠恐當作娶字與下文嫁字對儀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親命也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穀梁傳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疏曰戒辭與士昏禮不同者彼是士此是諸侯之禮故異辭也　宋史嘉禮志父命女曰往之汝家以

順爲正無忘肅恭毋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之命

按士昏與穀梁各有父之戒辭士昏所載父辭尤與孟子語意合孟子乃以屬母而父無命蓋出一時之言未可以文害辭上文冠字要亦不必以與禮異而疑其訛也往送之門據穀梁乃是祭門母雖不出祭門亦及門後止耳宋志文則參合三經爲一辭

居天下之廣居節。資治通鑑孟子論儀衍曰是惡足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　朱子語類曰司馬溫公議儀衍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

說居天下之廣居便是箇無頭學問

威武不能屈。范文正公集唐狄梁公碑文孟軻有言

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

周霄問曰。戰國魏策一作周宵

則皇皇如也。文選歸去來辭注引孟子皇皇作遑遑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韓昌黎集復上宰相書曰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諸侯耕助四句。禮祭統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注曰齊或作粢　穀梁傳

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按集註禮曰以下乃引祭義之文兼周禮甸師穀梁

傳以備其說當時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合

犧牲不成四句。穀梁傳成公十七年宮室不設不可

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　宋本粢盛不潔潔作絜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君子之難仕。音義曰難乃憚切亦如字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天祿閣外史引孟子曰君子

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

不以泰乎。論衡刺孟篇述作不亦泰乎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論衡食下有而字　太平御

覽述文無一字

以待後之學者。論衡後下有世字

毀瓦畫墁。章句曰人但破碎瓦畫地復漫滅之以四字爲一義　音義曰墁張武安切云與漫同

按依趙訓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

然則子非食志也。論衡無也字

湯居亳二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有酒肉黍

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疋夫疋婦報讎也　水經汳水注引孟子湯問葛何爲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越絶書吳內傳湯敬鬼神而天下歸之荊伯不從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此似即葛伯事

與葛爲鄰○史記殷本紀注引孟子葛下有伯字

葛伯率其民○宋本注疏本纂箋本率字作帥　尚書湯征正義引文民作人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肉字爲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其明證　太平御覽皇王部飲食部皆述作酒肉　古史殷紀亦作酒肉　湯征正義引文酒食上無有字奪上有劫而兩字

殺而奪之○書仲虺之誥正義引作葛伯奪而殺之胡宏皇王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爲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

葛伯仇餉○書古文餉字作饟孔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正義曰傳言似葛伯自殺

己人與孟子逵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置之故傳不辨死者何人葛人亳人義無以異非是故逵孟子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章句曰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也

奚爲後我○太平御覽述作奚爲我後

后來其無罰○書太甲無其字古文來作徠無作亡

按前篇后來其蘇與初征自葛等文悉出仲虺之誥此篇二語則別出大甲下篇集註統全節註云已見前篇似略欠分晰周應賓考異云書徯作傒後作后今二字書與孟子正同惟前篇徯字宋高宗石經書

作僎耳不解朋氏別何據云

有攸不爲臣。舊趙注本爲作惟注曰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宋刻本注疏本四書纂箋本四書通本皆作惟　王氏漢藝文志考證舉此亦作惟

東征綏厥士女五句。書武成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古文征字作延篚字作棐黃字作炱

匪厥玄黃。音義曰丁云匪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借用　注疏本作篚下同似非　毛詩鹿鳴箋引書篚厥元黃正義曰鄭氏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允征文實鄭誤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僞書

也　書正義云鄭氏引厥篚元黃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二句。說文解字引逸周書實元
黃于匪又引傳簞食壺漿　太平御覽器物部述作商
之君子實元黃于篚　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孟子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元黃實于篚以迎君子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誤武王事屬湯
救民於水火之中。音義曰救字或作捄
太誓曰。舊趙注本太字作大　尙書作泰誓孔傳曰
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王肅以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
僞文故說謬耳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
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至大故稱泰

誓也　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故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　鶴林玉露曰泰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成于太公故以名誓　章句曰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泰誓也今之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也

按趙氏時惟河內女子獻僞泰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中所有多云逸篇此雖明其有古文仍望而虛測之也書正義引梁王言曰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

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亦似因僞泰誓處測蓋壁文既行而僞本猶多引在傳記尙書中不見遂測其錄周書耳今考周書七十一篇並未有泰誓之目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述孟子引泰誓則取于凶殘

按書正義引馬融書序述孟子引泰誓與泰誓本文不異一字朱子註此云今書文小異豈馬氏時孟子尙與書無所異乎

孟子謂戴不勝。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曰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見孟子卽韓非云太宰戴驩　疏曰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

引而置之莊獄之閒。攷裘梁溪漫志曰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獄市者即孟子所云莊嶽之閒也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後漢書陳元傳論引作踰牆

按趙氏仲尼不爲已甚章章指曰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史記魏世家正義干木踰牆避之皆以垣作墻

泄柳閉門而不內。注疏本內字作納

是皆已甚迫。孟子雜記曰五字應爲一句言文侯繆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

大夫有賜於士三句。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全祖望經史問答曰

據玉藻則大夫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乃敵體之降禮陽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亡正以敵體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耳孟子引尙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甚多此節文或亦隨筆偶遺所以有失

陽貨瞯孔子之亡也。音義曰瞯或作瞰下同

脅肩諂笑。音義曰脅虛業切又許及切、毛詩抑篇箋脅肩諂笑音義曰脅本又作脇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也　類篇曰詩箋脅肩諂笑沈重讀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歙肩注引孟子脅肩所尊爲蘢云歙亦脅也　太平御覽述孟子脇肩諂笑病乎夏畦　螺江

曰記曰脅肩亦作翕肩揚雄解嘲翕肩蹈背是也

則君子之所養○宋刻九經本無則字

然後已何如○宋本作如何

予不得已也○劉昭注續漢書引文予作乃

天下之生久矣○陳師錫五代史序引孟子曰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

洚水警余○音義曰洚張音絳又下江切丁云案玉篇下江切者從夅今從夅當音胡貢切說文胡工切

大禹謨警余作儆予古文洚作降

按說文洚大水也洚水不遵道也二義施此並通丁氏正此字从夅今復从夅可見經文之傳錄屢變

使禹治之。文選薦士表注引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音義曰菹側魚切丁音嗟　文選蜀都賦注引綦毋邃孟子注曰澤生草言菹似綦毋氏本菹字从禾　宋本蛇龍作龍蛇　宋宣和博古圖錄引文作驅龍蛇

邪說暴行又作。音義曰說如字張音稅

誅紂伐奄。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誅作討　章句曰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以三年專爲誅紂　孟子雜記曰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君謂奄君也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史記秦本紀作蜚廉
滅國者五十二句。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旣克殷狩禽
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豵盤等若干遂征四方凡
憝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按憝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
又宥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
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樂
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闕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
中不得明證故逸周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擯也
佑啓我後人二句。君牙佑啓作啓佑無作罔古文丕
㬎才文王謨丕承才武王剌启右我逡人咸㠯正㐴缺

邪說暴行有作○集註曰有當作又古字通用　四書辨疑曰上文邪說暴行又作此云有作恐皆誤又與有前後相易讀之於文爲順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二句○史記孔子世家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晉書荀崧傳述此略兩乎字魏書崔亮答劉景安書引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

諸侯放恣○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諸侯恣行　風俗通義窮通卷亦作恣行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風俗通義盈下有於字

風俗通息邪說作熄邪說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韓昌黎集與孟尙書書引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野有餓莩○舊趙注本莩作芰

按莩字已見梁惠王上篇而音義亟釋于此例屬可疑今觀趙注本乃知其字有不同故更釋也其所云莩又作芰當爲芰又作莩之訛

此率獸而食人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率下有禽字

人將相食○風俗通義食下有也字

閑先聖之道○風俗通義作先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史記河渠書洪作鴻　漢書溝洫志抑作堙

能言距楊墨者節。文苑英華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引孟子曰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

按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潤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韓蘇張等學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惟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尙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於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此論未盡然也百家之說雖皆異於孔子然猶陽爲依附或假託言事以自濟其說蓋其心未嘗不知孔

子爲聖人者獨墨翟妄自尊大僭與聖門各豎旗鼓肆爲非儒之說抵觸聖人當世惑者遂至以孔墨並稱則墨實異端之渠魁矣楊朱之學沿自老子老子之寡欲清心倘可節取楊朱則專以放蕩禮法恣縱皆欲爲宗其言曰人生奚爲哉爲美厚耳爲聲色耳乃復憚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其至樂不能自肆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夫逸欲之途本人情所易趨加是說以惑之歸之者不如鶩乎所以天下之言不歸墨則歸楊也若言似是而非則墨翟猶有尙賢貴義之說楊朱顯背名教以舜禹窮獨憂苦不若桀紂有縱欲之歡以夷齊矜其清貞而適以自誤

以公孫朝穆縱酒漁色無所不至爲世之眞人豈倘有與吾儒略似處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論衡刺孟篇章下有子字哉作乎　白氏六帖匡章曰作公孫丑曰　荀子不苟篇陳仲作田仲　韓非子外儲說亦作田仲

居於陵○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於陵子之灌園兮注引孟子曰客居於陵　論衡作居於於陵

螬食實者過半矣二句○論衡過半下無矣字螬劕作扶服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實字在螬食上逸上文有李爲句往將下有而字　事文類聚別集逸上句無實字後集逸下句無將字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論衡見下有也字　文選注亦有也字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文云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又云三咽而後耳目有聞見果部述文亦云耳目無聞見又云匍匐往食三咽而后聞見也

按世有於陵子書十二篇明山陰徐渭評其第十一篇云於陵子不食且三易旦積雪拒門突生微烟以孟子螬李言之仲之三日不食時屬夏也安得有積雪乎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當時應曾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亡久矣徐氏所評必是贗物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擘地以行孟子以

仲子爲巨擘焉即蚯蚓之大者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今訛蘗字作擘見晁氏客說

雖然仲子惡能廉○事文類聚述文無雖字惡作烏

仲子所居之室○論衡作仲子之所居室

伯夷之所樹與二句○蘇轍孟子解兩樹字俱諱作種

彼身織屨○文選雜詩注引孟子仲子織屨　說文聚傳捆字下引孟子曰陳仲子捆屨而食

妻辟纑○高士傳述文辟字作擘

齊之世家也○論衡無也字　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於陵

兄戴蓋祿萬鍾。音義曰戴蓋丁張並音盍　水經注

引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仲子非而不

食無蓋字　路史國名記曰陳仲子兄戴盍

按合音義路史觀之似舊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

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論衡不居作弗居下文以兄

之室則弗居論衡作不居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太平御覽述文辟字作避下句

少一於字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舊文鵝字爲鶂音義曰鶂與鵞

同　舊趙注本宋刻九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

本並作鶂　南軒孟子說四書集編四書纂箋賈氏石

經並作鶩　論衡者下有也字

己頻顣曰○音義曰頻亦作嚬顣子六切丁五歷切

集註曰頻與顰同顣與蹙同　論衡作頻蹙　高士傳作嚬顣　文選江賦靈光殿賦弔魏武文三注並引孟子曰嚬蹙而言　太平御覽述無己字頻作嚬　郡齋讀書志曰孟子十四卷宣和中席旦刊石其中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類不可勝計　四書辨疑曰己當作已己已只爭半筆之異蓋後人傳寫差耳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己字謂稱仲子也又已頻蹙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所餽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

風俗通有而食非上若字
亦當作引

按說文己本作己巳本作𠃉二形大殊自定爲今文而爭差只半筆矣然舊經頗有此半筆之殊故皆不出音釋今之坊刻則竟混兩爲一雖己字不復虛上塾師每未然巳字以發紀音有翻怪音釋之闕略者矣觀辨疑之說乃知元時尚不如是也晁氏云以頻顣爲類語甚不了疑爲字下有脫文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太平御覽述無他日二字

是鶂鶂之肉也○風俗通義愆禮卷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䶵　初學記引論衡作是鶂鶂者之肉

出而哇之○論衡哇作吐　太平御覽述亦作吐　高士傳兄曰鶂鶂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

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論衡爲能作能爲

蘭谿趙作楳何士元校字

#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 孟子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句曰離婁卽離朱　莊子駢拇篇駢于明者離朱是已司馬彪注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能見秋毫之末孟子作離婁是已　孟子集註考證曰婁朱古聲雙発如邾謂之邾婁故離朱謂之離婁　景祐集韻曰矖瞜古明目者

按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事亦見莊子漢書人表以離婁公輸子並列春秋時失之矣然據孟子而不另考離朱失未大也廣韻離字下以離婁爲孟子

門人文選七命注以趙氏所云離婁古之明目者爲

孟子正文則井若未檢孟子其失斯大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聖人不能廢法而治國　韓非子姦劫篇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權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　春秋繁露第一篇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睿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

按西河毛氏言孟子不道桓文之事而爲文多襲管子如省刑罰薄稅斂規矩方圓之正也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諸侯無專殺大夫毋曲隄毋貯粟使

稅者百一鏂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稅以善勝人未有能勝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勝人者也皆管子文也謂此類有曆古成語成法彼此共述之者有後人附益管書轉從孟子掇入者有其言可採不以其人廢言若引及陽貨例者有姑取其事以褒見貶本春秋經彼善於此例者若茲規矩方圓一條辭而雖似而管仲任法孟子言仁其意旨乃猶河漢而無極矣梁云藝管豈不大悖繆乎韓非所云乃承襲于管子董子則承自孟子相提並錄黑白自判然分也

今有仁心仁聞節○王臨川集上仁宗言事書引孟子

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

不愆不忘。春秋繁露郊語篇作不騫不忘　說苑建本篇作不愆不亡　文選注引詩愆字亦作僁　後漢紀孝桓帝紀陳蕃引作不僭不忘疑誤

率由舊章。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詩率字作帥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譚經苑曰一說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段文勢相協

爲高必因丘陵二句。禮記禮器文

按此章中凡以故曰二字引者必皆古人之語今所

可考僅此一條

爲政不因先王之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孟子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皆取文便勢順截去下句　欒城集南省進士策問元史許衡治河疏引此三句與類聚御覽正同

兵甲不多。孟子音義曰甲或作鉀音同

無然泄泄。爾雅釋訓篇憲憲洩洩音義本洩作泄疏引無然憲憲無然泄泄爲證　說文解字呭字下引詩作呭呭　楊倞荀子注作詍詍　集韻作詸詸

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

按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噂沓無

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嘖然而不類諮諮然而沸注云諮諮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泄之變作洩則當以唐避諱故

責難於君謂之恭三句。後漢書郅惲傳子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

按章懷引趙不爲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爲郅惲傳二語之證竊謂不若引此

規矩方員之至也。廣川書跋引孟子矩字作榘員字作圓　管子法法篇規矩者方圓之正也

欲爲君盡君道四句。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表注引孟子兩盡字上並有則字　周語劉康公曰
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三國志陳思王傳引孟子
作事其君者
殷鑒不遠。文選赭白馬賦作鏡前王注引孟子詩云
殷鑑不遠蓋詩與孟子之字體有異
在夏后之世。周語引詩作近在夏后之世　經義考
曰今本毛詩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
也此可補王伯厚詩考之闕　漢書杜欽傳引詩作在
夏后氏之世
士庶人不仁。意林錄孟子士不仁不保四體

是猶惡醉而強酒。容齋四筆曰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己溺之由己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皆由與猶通用也　日知錄曰容齋言並作由今本乃作猶惡醉而強酒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注疏本依舊文爲由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論宋襄公自取事曰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　馮景解舂集曰此必古語孟子穀梁氏皆引之當有一倒　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

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失諸己
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按荀子文較穀梁似稍不合而其下乃并反求諸己
言之愈見孟子此言必有所授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宋本注疏本而皆作則　孟子
考文補遺曰則天下歸之古本則作而
巨室之所慕○王鞏聞見近錄曰孟子謂巨室大家人
所慕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三國志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古
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
齊景公曰節○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

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于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曰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按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于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

侯于周服四句。春秋繁露堯舜篇引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于周服天命靡常上下易置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于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懼民萌何以勸勉不惟詳略文殊意亦衍溢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音義曰濯丁作瀹音藥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墨子尚賢中篇引詩作孰能執熱鮮不用濯

有孺子歌曰節。楚辭漁父之歌無兩兮字　文子上德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集註考證曰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適漢而聞孺子之歌　晁補之變離騷序曰孟子見魯平公與屈原

詠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于孟子孟子載孺子之歌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

小子聽之。太平御覽樂歌部述孟子之下有哉字

而後人毀之。宋本作然後下而後人伐倣此

所欲與之聚之二句。管子君臣篇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爲淵敺魚者節。晉書段灼表曰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　太平御覽述此亦敺字作驅爵字作雀

苟爲不畜。李彌遜竹溪文集紹興五年上殿劄子引文畜字作蓄

仁人之安宅也節。抱朴子逸文作仁宅也義路也

道在爾而求諸遠二句。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爾字俱作邇又求諸難諸字俱作之　淮南子主術訓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集註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　淮南子主術訓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譽信于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于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按上錄淮南道在易而求之難三語原屬不能專誠

之下淮南采集衆論時此一科似本自孟子不自中庸即其牽連此上章文而事親不悅等辭亦較合于此可見也故前中庸考中不錄錄于此

民不可得而治也。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無民字

不悅於親矣。古史管晏吾論引孟子作弗悅

伯夷辟紂章。尚書大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舉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者此二人者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歸　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正義引孟子

作夷齊避紂　齊世家呂尙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閎夭
素知而招呂尙呂尙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歸焉
　按毛詩疏引有一說以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爲散
　宜生等招太公之辭與孟子違伐史遷時或已有是
　說故其文若有意爲二說作調人
聞文王作。章句曰伯夷聞文王起興王道以下文與
字屬此爲句　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
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　中論亡國
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
避紂之惡居于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
范浚香溪集聖人百世之師論曰伯夷雖淸而聞文王

作興則曰盍歸乎來　四書賸言曰今以作字句與字逆下讀但漢讀俱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王逸離騷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

按毛西河此說見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二老者。姚寬西溪叢語曰李善注解嘲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五臣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謬如此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三句。荀子修身篇注引孟子二老者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毛詩酌篇正義引文兩天下之父皆無之字焉往下有也字

而賦粟倍他日。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韋昭注曰將康子不聽魯哀公十年春卒用田賦

存乎人者。意林錄孟子無者字　事文類聚逃文存乎人莫良乎眸子亦無者字　吳處厚青箱雜記引孟子曰知人者莫良於眸子

莫良於眸子。翼孟音解讀眸子爲牟

按說文眸但作牟別無眸字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亦以牟代眸故陸氏云然

眸子不能掩其惡○宋本掩字作奄

胷中正四句○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　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眸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眸子眊然　青箱雜記兩焉字亦並作然

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于中則播于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此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淳于髡曰章○意林錄孟子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

若嫂溺援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以手

男女授受不親。禮記坊記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　又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嫂溺不援。淮南子注引文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

援之以道。文選述祖德詩運命論兩注俱引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各有則字

繼之以怒。論語趨庭章義疏引孟子作繼之以忿下

複句怒亦作忿

則惡矣。論語義疏引文曰父子相夷惡也

事孰爲大節。禮記哀公問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政不足閒也。集註曰閒字上亦當有與字　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閒字上未嘗無與字蓋有本傳寫之差耳　注疏本有與字　張子語錄楊龜山語錄蔡沈尙書說命傳王炎雙溪集上孫正丞相書引文皆有與字　朱子語類曰此章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一正君而國定矣。大戴禮保傅篇注引孟子曰君正

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　蘇長公集御史中丞劉摯
兼侍讀誥孟子有言一正君而天下定矣
徒餔啜也○音義曰餔張博孤切亦音哺
節文斯二者是也○陳后山集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
也蓋以爲節儀以爲文
按下二語或是后山中說而其義却懸別互詳總考
樂斯二者○程大昌考古編引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
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矣
惡可已○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已下有也字　宋本
有也字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禮記樂記嗟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

瞽瞍底豫○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俱作瞽叟漢書人表作鼓叜　朱國正湧幢小品曰古書中儘有變形處只如瞽瞍二字从目从耳之類

浦江戴殿恆校字

#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 孟子離婁下

遷於負夏○史記五帝紀舜就時於負夏　皇甫謐帝王世紀舜遷於負黍皇王大紀國名記皆同

按尚書大傳亦云舜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記索隱云就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勝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

卒於鳴條○後漢書逸民傳背湯即桀於鳴條注引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

按朱子或問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

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今檢竹書却無南巡不反文其紀有虞氏也曰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困學紀聞曰今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故呂覽又云舜葬於紀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如其所說不但孟子無疑即禮記言亦可不置疑矣

東夷之人也。尚書湯誓正義引孟子作東夷之地

卒於畢郢。帝王世紀曰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人也　裴駰史記集解司馬相如傳引徐廣曰王季宅程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　宋敏求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

西夷之人也。新語術事篇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晉書裴譏言同　鹽鐵論病國章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　世說新語蔡洪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劉孝標注引孟子曰舜生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得志行乎中國。韓詩外傳三卷述文得上有然字

若合符節。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述此二語上題有孔子曰三字

按揆巨癸切諸字書止收紙韻並無平聲世俗多讀若葵誤甚上篇道揆倣此

子產聽鄭國之政二節。意林錄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　禮記仲尼燕居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亦作乘車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故孟子曰可謂惠而不知爲政　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說苑政理篇最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

寒後掛差過之下陪乘而赦之殺以上社晉叔向聞之
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
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於人乎此由
學紀聞曰說苑云云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事
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〇貴
按趙氏章句云孟子以爲不知政當以時脩橋梁意
林以不如以時脩橋梁七字旁錄不知政也之下焉
氏所兼錄章句他或混雜此條頗分明也戒菴漫筆
仍以旁錄七字認爲正文訶之尤屬冒昧
十一月徒杠成二句〇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
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異

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禮記月令注引
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
按今注疏本趙注曰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
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文亦然與爾
雅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
悉安可以如是言之檢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
月下自爲周十二月也此舊書所以可貴
行辟人可也○音義曰辟丁張並音闢亦如字
則臣視君如寇讎○李文公集與李中丞狀引作則臣
之視君如仇讎上國人句亦增有之字
禮爲舊君有服○儀禮喪服傳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

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
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按禮爲舊君之服有二一則致仕一則待放未去右
所言乃待放未去者若以老疾歸田里恩深於民并
爲君之母妻服齊衰三月亦詳見喪服篇
又先於其所往○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君使人導
之出疆送至彼國明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
田里　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
如此則爲之服矣○檀弓正義引作如此者得爲舊君
反服矣
則君搏執之○通典引孟子曰若諫不行又搏執此之

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爲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之膝退人若將隊之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四書集編曰孟子之言蓋本乎子思

言人之不善。四書辨疑曰言字上當脫一好字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朱子語類曰此二語不可作句至惟義所在方是斷句

君子深造之以道。欒城集私試進士策問引孟子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

以善服人者四句○管子戒篇曰以善勝人者未有能
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服人者也
言無實不祥章○集註引二說曰未詳孰是疑或有闕
文焉　四書纂疏曰言下若有者字則當從前說言下
若有而字則當從後說　晏子春秋諫下篇國有三不
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
不祥也說苑君道篇同　困學紀聞曰觀晏子春秋孟
子謂言無實不祥云云蓋古有此言也　太平御覽引
黃石公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
仲尼亟稱於水○張綸林泉隨筆孔子之取水饒氏以
為川上之嘆是已今按荀子坐宥篇子貢問君子過大

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甚詳徐子所述或又指此歟
原泉混混節○注疏本原字作源　文選江賦注羅氏
鶴林玉露皆引作源，春秋繁露山川頌水則源泉混
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有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
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智者孔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其涸也○楊慎古音叢目涸作渴云渴卽竭字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金樓子立言篇引作樂善言
望道而未之見○章句曰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
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似舊經文見字
作至　張子正蒙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

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似以望道未見爲周公事　程子遺書伊川曰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而依本字讀　朱子或問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氏云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云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不泄邇。音義曰丁案褋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　集註考證曰泄字訓狎則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

仰而思之。滕文公下篇好辨章章指曰禹稷胼胝周

公卬思音義曰字書卬讀如仰離婁下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是周公事也

按詩大雅瞻卬昊天釋文曰卬音仰荀子議兵篇上足卬則下可用也楊氏注卬古仰字漢書郊祀志百姓卬望師古注卬讀曰仰皆古二字通用之證孟子疏削趙氏章指僅偶存其文段所有此文卬已改字爲仰檢今闕里孔氏刋有章指本則胼胝字作駢蹎而卬亦隨疏本爲仰然孫宣公特標舉此語音釋當時必確有本據也經籍中被淺學臆竄字頗多孟子遭僞疏之厄失古尤甚燹金屑玉披得之益覺可珍用亟表列斯篇以覘古文萬一

王者之迹熄○左傳序正義引文熄字作息　太平御覽文部學部兩迹熄俱作息

晉之乘節○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引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正義曰孟子離婁篇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　後漢書班彪傳引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氏後漢紀略同　史通雜說篇引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

楚之檮杌○說文解字作檮柮　晉書曰札曰檮斷木也一曰刪木杌樹無枝也杜氏左傳注檮杌凶頑無匹儔貌史記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又藝文志公檮

生師古皆曰直由切惟孟子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字義總略曰檮杌字音桃餘皆音稠然杜注兒頑無匹儔則亦作稠音矣

按左傳檮戭檮杌同出一篇而一直由反一徒刀反兩音之別必有師承孟子及史漢音大抵皆祖自左傳陸德明則未爲孟子輯音田氏言適彰疎陋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　劉敞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有罪焉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四書辨疑曰此當自爲一章

首闕孟子曰三字

與傷惠○王安石孟子解曰此文傳之者有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

逄蒙學射於羿四句○宋刻本四書集編本逄作逢字鑑曰逄與逢遇字不同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當從夅正傳寫作逢誤　王逸楚辭章句曰羿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獵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　佩觿辨證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逢姓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龎同按孟子逢蒙音云丁張並薄江切左傳有逢丑父其字從夅子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

寫爲逢遇之逢故以爲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書或借用或傳寫舛訛豈可以臆斷耶孟子音義又云逄從夅夅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夆爾　隸釋跋童子逢盛碑曰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亦即逢蒙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後之言姓者始皆作逢據漢儒尚借蠭爲逢逢未必誤恐當讀爲韸韸鼓逢逢之逢爾　荀子王霸篇正論篇史記龜筴傳逢蒙皆作蠭門呂氏始應覽作蠭蒙淮南子原道訓作逢蒙門子鹽鐵論能言章作逄須漢書人表藝文志作逢門　類篇逢字下云逢蒙羿之弟子　列

子湯問篇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
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呂氏有始覽蠭門始習於
甘蠅射甘蠅而不從　藝文類聚逃世本曰逢蒙作射
按音義本與今監本逢正從夆據諸說則唐宋元時
多作逢遇字他書中及逢蒙者亦然以其通借逢蓬
論之則誠如洪氏言難以遽斥其誤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左傳襄公十四年衛侯出
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曾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
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
不射爲戮射之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
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正義曰孟

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或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漢書人表亦作尹公佗庾公差

西子蒙不潔○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蒙不潔　賈子新書勸學篇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

雖有惡人節○鹽鐵論殊路章曰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宋刻本齊字作齋

天下之言性也○蘇轍孟子解也作者　湛困靜語曰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禹之行水也二句○趙書引孟子略二也字

可坐而致也○宋書律志引孟子作可坐而知

公行子○饒魯石洞紀聞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詩殊異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爲氏

按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不詳所據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二句○陳祥道禮記講義曰曲禮言臨喪者揖人必違其位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十一經問對曰問此與恒產恒心之恒皆讀常今反本音如何對曰此恒字係宋眞宗朝

廟諱今已革命合依周易恒卦照登韻本音爲正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趙汝楳易輯聞蹇之大象引孟子作我必不仁不義

其横逆由是也○音義曰丁云由與猶義同後倣此集註考證曰古書由猷猶並作繇

於禽獸又何難焉○羅汝芳經書一貫編將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禮記檀弓載子思語但少是字也字

按此語雖兩賢取義各殊而授受淵源可驗

舜人也五句。新書勸學篇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舜獨有聖賢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

非仁無爲也二句。李文公集答侯高書曰君子非仁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

由己溺之也。宋刻本元時集註本皆無也字　四書辨疑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中原古注本由己溺之也比今本有也字取下文由己飢之也爲證則古注本爲是　事文類聚逃文無此也字　集註考證曰由與猶同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補遺曰古本而下有往字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王臨川集與王逢原書引此句無往字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呂覽有始覽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

好勇鬬很○舊趙注本音義本注疏本狠字皆作很南軒蔡集編集疏纂疏很字亦皆從彳又鬬字皆從門

按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盭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鬬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鬬很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狠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

爲得罪於父不得近○戰國策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於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音義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

終身不養焉○孟子辨惑曰此止是育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己卽是奉養之養當作去聲讀非也

曾子居武城節○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

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十罪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寇退曾子反〇四書釋地三續曰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

沈猶行曰〇義門讀書記曰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侵中

按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

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旣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
韻所收惟備搏聞而已
王使人瞯夫子○舊文瞯爲瞷音義曰瞷古莧切又音
閑　孟子考文曰瞷字同瞰義或近瞷古本集註本及
字書所引並是瞷字下章放此　增修韻略引孟子王
使人瞯夫子　舊趙注宋刻九經南軒說集編集疏四
書通四書纂箋並爲瞯下章瞯良人亦並爲瞷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意林錄孟子齊人有
一妻一妾其夫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
共飲食耳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其妾相
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

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太平御覽述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厭酒肉而後返欺其妻云富貴人共飲食也其後妻伺其所之乃就外郊乞人之祭餘　集註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　李贄疑耀曰此不獨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少有瞯字此二章以瞯夫子瞯良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論及乞墦事耳

按意林御覽所錄均非孟子成文而二家文頗相合似當時有別本如此者李氏說本魯齋王氏謂二章正是一章所見殊允詳論在總考二十一篇

案如圭儀禮集釋本作將見今儀禮注疏本多作將瞯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儀禮疏引文饜字作厭　文選寡婦賦秋胡詩古詩王景元雜詩四注俱引作厭

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宋本瞷作瞯句末無也字　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　毛詩鵲巢正義引孟子吾將瞷良人所之　增修韻略平聲去聲瞷字下兩引此文

施從良人之所之。音義曰施丁音迤張音易謂延施而往　容齋續筆引文曰妻瞷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音義曰墦燔潘二音　義門讀書記曰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上文瞷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

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本謬矣

施施從外來。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　讀書逋曰孟子施施自外來即訑訑訑訑之聲音顏色即施施　黃氏日抄曰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

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集註考證曰也者字非句連作兩讀

浦江戴聰校字